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回家的路

刘平

焉瓜翠玉两口子常年南方打工，只有过年才回老家。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想要过上好日子，就得付出。

快过年了，工地放假了，两口子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。他们心里都很兴奋，在建筑工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收获不错，终于可以回家好好过个年、好好陪陪老娘和孩子了。

火车票已经买好了，三天后早上七点半的。

焉瓜和翠玉回老家路很远，也很折腾。工地有点偏远，网约车不好叫，只能叫当地人的“三蹦子”。要先坐“三蹦子”到城郊，再叫网约车到火车站。到了老家省城火车站，坐大巴到县城，然后坐班车到镇上，最后坐火三轮回家，这一趟约一千八百公里。

两口子出租屋的隔壁住着一个农民工，安徽人，姓张，五十多岁。今年新工地开工来的，跟焉瓜一个班组。没活做了，他每天晚上睡得很晚，早饭后就在附近逛逛，也不收拾回家的东西。焉瓜问他：“张师傅，哪天的火车啊？”他笑了笑，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说：“不回去，就在这里过年。”焉瓜说：“咋过年也不回去呢？一个人在这里冷冷清清的。”他又笑了笑，说：“爹娘都不在了，回去干啥。”焉瓜说：“还有老婆孩子呀！也不回去看看？”他沉默片刻，说：“老婆生病走了，孩子在省城读大学，过年也不回去。”说着，他就别过脸去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焉瓜对翠玉说起隔壁的张师傅，说：“他太难了。”翠玉说：“一个人在这里过年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过啥年啊！”

三天后的一大早，焉瓜和翠玉就带着行李踏上了回老家的旅途。这时候天还没有亮，“三蹦子”雪亮的灯光照着飘飞的雪花，也照着他们回家的路。天很冷，但回家的兴奋，让他们觉得再冷也无所谓了。

下了“三蹦子”坐网约车到了火车站，是早晨六点四十三分。两口子还没有吃早饭，就决定吃一碗面暖暖身子。刚找到一个面摊儿坐下，老娘的电话就来了：“你们出发没有啊？”焉瓜没想到老娘这么早就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娘，我们已经到火车站了。”老娘又叮嘱他们一路上注意安全。

火车一路往老家方向行进。为了省钱，焉瓜买的绿皮火车票，比高铁慢一些。火车上，孩子给他们打了三次电话，问他们到哪了。

到老家省城火车站时已是夜里十点十五分了。晚饭在火车上啃的面包、喝的茶水。焉瓜和翠玉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坐上了开往老家县城的长途大巴。

大巴一路颠簸，焉瓜和翠玉都感觉很疲惫。快到县城的时候，老娘又打来电话：“到哪了？”焉瓜说：“娘！我们马上到县城了。”电话里焉瓜听见老娘兴奋地对孩子说：“玖儿，爸爸妈妈马上就到县城了。”

一路上都飘着雪花，班车往镇上行驶的路上，雪下得越来越大了。

在镇上坐上火三轮往家赶，焉瓜翠玉的手脚都

有些僵，脸也有些麻木。但心里却越来越兴奋了。除夕的傍晚六点多，终于到家了。当他们出现在院门口时，孩子像蝴蝶一样飞了过来，老娘笑盈盈的，满脸幸福。

老娘早已炖好了腊猪蹄、煮好了腊肉香肠、烧好了鸡鸭肉。看着老娘和孩子的笑脸，闻着满屋子肉香，焉瓜和翠玉觉得，拥有此刻的幸福圆满，回家的路再远、再折腾也值了！

年夜饭桌上摆满了一年的收获和喜悦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焉瓜突然发现张师傅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的年夜饭：一条糖醋鱼、一盘卤猪头肉、一只炖肘子、一碟花生米、一双筷子、一个碗，还有一瓶酒、一个酒杯。焉瓜把张师傅的朋友圈给翠玉看，两口子都叹息了一声。

老娘问他们叹息啥？焉瓜就对老娘说了张师傅的情况。老娘叹口气儿喃喃：“遭罪，遭罪哩……”

仿佛一眨眼，年就过完了，焉瓜和翠玉又要回南方打工去了。像往年一样，老娘给他们准备了腊肉香肠让他们带走。今年，老娘让他们多带一些，说：“送点给张师傅尝尝。”

其实，焉瓜翠玉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

一大早，老娘和孩子依依不舍地把焉瓜和翠玉送到村口，分别时，老娘突然说：“今年过年，如果张师傅不嫌弃，请他一起来家里过。”

焉瓜回头看着老娘，笑了一下说：“娘！我知道了。”迎着朝阳，焉瓜和翠玉一步步往前走。他们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就会耽误了新一年的远行。



散文

愿少年，乘风破浪

朱荔芳

汪曾祺先生的书里记录了一首校歌：西挹神山爽气，东来寺疏钟，看吾校巍巍俊宇，连云栉比列其中。半城半郭尘嚣远，无男无女教育同。桃红李白，芬芳馥郁，一堂济济坐春风。愿少年，乘风破浪，他日毋忘化雨功。

这是书中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。学校是一个建在寺庙废墟上的普通六年制小学，位于城外，西面有山。校内未必有“巍巍俊宇”，更不可能“连云栉比”，但听闻校歌，即会产生该校定能铸就学生巍巍之精神大厦的信心。

一、二年级的学生用脆玻璃一样的童声初唱此歌，最先明白的是“西”“山”和“东”“寺”“钟”，会问“巍巍俊宇”在哪里？什么是“连云栉比”？三、四年级的学生再唱，已理解“桃红李白”和“芬芳馥郁”，灵通的孩子有了“一堂济济坐春风”的感受，唱起来深情而自豪。房上的瓦片唱起来，房前的树叶唱起来，天上的流云也唱起来。理解这首校歌的深意，得到了五、六年级以后。毕业典礼上，老师、学生和家长们一起唱起来。毕业生们唱得那样激动、那样庄重，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。

曾先生说，这不是一首了不起的歌，朴朴实实，平平常常，这应该是欲扬故抑吧，抑的是语言，扬的是意境。

“愿少年，乘风破浪”，既是少年对自己的勉励，也是师长对学子的叮嘱。出自《宋书·宗慔传》：愿年少时，炳问其志，慔曰：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”胸有凌云志，定可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。“他日毋忘化雨功”，没有春风，何来化雨？今日师长春风拂面，他日学生方可化作春雨，滋润大地。惟愿教育不以培养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为目的。

要我说，这是百年前一支了不起的校歌。

今秋的一个周末，我去了一所高中。走进校门，首先看到的是教学楼前的一座雕塑：一股细水从青色石球正上方落下，经石缝滴流而过，滋养着下方茂盛的花草。石球的四周是同色的“门”字形框，上端的方形时钟滴滴答答催促着时间的脚步，左右两侧的框上分别镌刻着“滴水穿石”和“日月生辉”。只有今日“滴水穿石”的功夫，方可换得明天“日月生辉”的辉煌。

教学楼的左右两侧，分别是春华园和秋实园。春华园内，樱花、玉兰、海棠、丁香正用斑斓的树叶映亮温暖的秋阳，可以想象这里春光下的一片繁华：樱花层层叠叠的绚烂，玉兰高高扬起的优雅，有“嫣然一笑竹篱间”的海棠，更有那忙坏了蜂蝶的桃红李白。此刻名副其实的秋实园：石榴树上一颗颗硕大的石榴，有着红了脸的，有咧着嘴笑的，说不出的喜庆。高大的柿子树，从最高的枝头，到低垂地面的枝条，无不挂满了金灿灿的柿子。对于许多植物而言，春华秋实是最平常不过的生命法则。“夫学者，犹种树也。春玩其华，秋登其实。”

穿着金色外衣的警句格言，迈上了高高的墙壁。你瞧，办公楼上的“追求卓越 报效祖国”，教学楼上的“天道酬勤 地道酬善 人道酬诚 业道酬精”，实验楼上的“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”，还有公寓楼上的一副对联“天道酬勤转风各展鲲鹏志 宁静致远挥毫同折蟾宫桂”……这真是恨不得把事业有成、人生圆满的全部奥秘，一股脑儿地端给学生，让他们都在那条奔向光明的路上。

文体楼的每个房间都锁着门，整个楼里安静极了。可你分明能听到，叮咚的钢琴声像泉水一样从琴房流出，你似乎能看到舞蹈室里一群洁白的小天鹅在翩翩起舞，健身房里跳跃着青春的身影，乒乓球室闪过挥动的球拍。绝对的静谧之中，充盈着清脆悦耳的生命拔节之声！

校园内随处可见的树木上，挂着一条条红丝带，在秋风中摇曳、舞蹈，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灵动、明亮。出于好奇，我停下脚步，扯住几条一窥究竟。“非清北不上！”“欲扬帆者，何惧风浪！”“惟愿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柔情共白头。”“数理化考试一遍遍，不要虐我千万遍！”凝聚着青春的希冀，焕发着青春的豪情，蕴含着青春梦想，甚至隐藏着青春甜甜的小秘密，也同样接纳着青春的迷惘和苦恼。

教书育人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。学生应该是一辆靠内驱力能够自行驾驶的汽车，正确方向上的内驱力，更多源于引领、激励和滋养。

《荀子·劝学篇》云：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。“润物细无声”模式中，环境育人的力量不言而喻。



诗歌

阶前种梅(外五首)

王义

冬至新栽两树花，
瘦枝依旧尽情发。
暗香浮动邀明月，
更醉清心诗客家。

晴雪寻芳

小园晴雪一枝花，
似有灵犀更劲发。
墙外幽香人漠视，
多情亦许就诗家。
只恨江南无驿使，
芳心不度少年她。

老梅吟

窗外老梅三两枝，
百花凋落始生机。
风骚独领红尘事，
留下芳名待古稀。

梅花赋

三九严寒破冻出，
狂风暴雪未折服。
一直昂首云天外，
万里留芳清气足。

玉梅(新韵)

昨夜琼花飞万山，
朝来玉骨映阶前。
银装仙境数她俏，
香占乾坤一片天。

梅知己(新韵)

为待诗成熬夜深，
梅花窗外伴丹心。
朝朝暮暮芳魂在，
岁岁年年感动人。